

从“愚公移山”到“南水北调”

“愚公移山”和“南水北调”，一个寓言故事，一个水利工程。

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始终交织着对抗与和谐的双重旋律。在这无尽的对话中，“愚公移山”与“南水北调”隍炙人口，更是中华民族智慧与坚韧的鲜活展现。

寓言“愚公移山”，写的是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位老者，面对着两座巍峨大山，非但没有退缩，反而立下壮志，誓要以家族数代之力，移除这阻隔外界的天然屏障。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的较量，看到了人类在面对困境时，那份坚持与信念的力量。而“南水北调”，

后，她的流动不会停止。可是，得到了碧水清泉滋润的北方，干渴之后得到甘露的人们，你们是否还记得给你们千里送水的人们？流淌在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的清泉，是有生命有情感有无尽爱意的水，她是被一种无私、牺牲、奉献精神牵引着流向北方的。

引水北上他是谁？写这篇短文时，我梳理着我的采风笔记，我阅读着有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头移民及大坝建设者们材料，回忆在采风过程中听到讲述者讲到动情处时也陪着流泪的情形，我想我一定要努力让读者知道谁是牵引着这股清泉北上的人。

四

南水北调工程，始于一个伟大的构想。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在黄河南岸的郑州邙山，望着山脚下滚滚东去的黄河水，以诗人的想象、政治家的胆略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是可以的吧！从1952年10月到2002年12月南水北调工程开工，50年里，几代人论证、研讨、规划、准备，打基础，有多少人付出了心智、劳动与血汗？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关注这一问题，科学家们进行了多番论证，水利部门进行了多次规划设计，都付出了极大的辛劳。

丹江汉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为了建设丹江口大坝、均县、鄖阳两座古城和河南淅川的几十个乡镇，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湖北、河南的人民，他们放弃数十万良田好地，告别家园，离乡背井，远迁他乡。为了让出家园蓄水北调，两省一次次移民，涉及近百万人。特别是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开工后，库区水位升高，湖北、河南两省要再次移民34.5万人。这次移民人数多，要求从2010年3月开始，到2013年9月全部完成搬迁，时间紧，任务重。移民工作是天大的事，从中央到地方，群策群力。关于湖北、河南两省移民，国内有数位作家写出了好几本感人的书。移民们如何对故乡难舍难离，如何舍小家顾大局，如何千里迁徙乡愁不断，那是读来令人落泪的故事。而负责移民工作的大量干部，那是宵衣旰食，殚精竭虑，扑在任务上，做好每一家每一个人的工作。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他们的工作方式是“5+2”“白+黑”“雨+晴”。据统计，湖北、河南两省负责移民的干部共有18人倒在工作岗位上，他们的名字刻在了长渠流经的大地上。

湖北丹江口市均县镇党委副书记刘峙清就是在搬迁移民的过程中猝然倒下的。2010年开始，均县镇作为整体移民的乡镇，任务之重冠丹江口市之首。刘峙清和他的战友们一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入。2011年4月1日，刘峙清早上5时就起床，在去镇政府的路上，就碰到来反映问题的移民，他将乡亲们带到办公室，接受咨询、上访，和大家签合同，错过了吃早饭时间，也忘了吃降血压的药。在办公室解决了所有问题后，刘峙清又赶往20多里外的袁家店、马槽沟等几个村子听取建房建议，察看安置现场，到下午2时才回镇政府匆匆吃了午饭，然后又赶往丹江口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沟通十几个安置点的规划事情。晚上9时20分，刚刚吃完晚饭，旁边的人说，早点回去看看老婆孩子吧！刘峙清半个月没回家了，今天可以顺便回去看看。他站起来，头痛欲裂，黄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他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降压药，却什么都没摸到，他倒在了岗位上，丢下了90岁的老母、相濡以沫十几年的妻子和正上高中一年级的女儿，年仅42岁。刘峙清的故事，后来被拍成电影《汉水丹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感人至深。

我们的移民干部，累倒在迁安一线，他们没有时间生病，挂着输液瓶也要继续工作。面对群众的误会和冷冷静，受到围攻谩骂甚至殴打，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的被围困在瓢泼大雨中，仍然耐心地给群众做工作。河南淅川县老城镇陈岭服务区干部安建成，负责区域内的425位移民离开故土。为了让搬迁的车队能顺利进村，他指挥推土机开路，这时冲过来一个手拿石块的老乡，说推土机铲到了他家的祖坟。原来这位村民的祖坟被荒草掩住，推土机误蹭了他家的祖坟。“你们不让死人安生，今天一定要让安建成给俺祖宗磕头祭拜！不然，推土机进不了村！”这话让在场的乡镇干部和村民们呆住了。安建成浑身燥热，男儿膝下有黄金，堂堂七尺汉子怎能屈膝？现场却有上百双眼睛盯着他看。不能因为这事耽误搬迁，影响南水北调。安建成没再犹豫，扑通跪在坟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大声说：“老人家，乡亲们要搬迁了，今天惊动了您，我给您老磕头谢罪！”上百人的现场一片寂静，安建民的这一跪，跪出了移民干部的高风亮节和一心为民的精神。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推土机顺利进村了。

丹江水库源头近百万人民离家别土，数千移民干部为了移民的安置而流血流汗，他们是千里送水到北方的人。

五

实际上，在20世纪50到70年代，就已经有很多人为这个工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1958年9月丹江口大坝动工修建，1973年建成，湖北、河南两省18个县117个公社的10万大军，水利部调配的1800多名水电职工及技术人员，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建筑系、施工系的毕业生200人，在深山里面奋战了15年。这其中有多少牺牲有多少血汗有多少故事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1969年1月26日河南陶岔渠首工程开工，当时的河南邓县即现在的邓州市，先上民工2万人，紧接着又增添2.2万人，河南南阳、新野、镇平、方城、社旗、唐河6县共上4.2万民工。这8.4万人自带口粮铺盖，自带简易工具，英勇奋战在荒凉偏僻的工地上。他们喝的是泥巴水，吃的是红薯面，点的是煤油灯，住的是烂草棚。1970年10月南阳等6县4.2万人奉命撤退，留下邓县4.2万人战斗到1976年。几近7年时间，他们靠的是人海战术，一切靠人拉肩扛，仅邓县就付出了伤残2287人和死亡141条生命的代价，终于建成深49米、宽470米、长4.4公里的引渠和22米高的渠首闸。当时民工们开挖的土石方，若是筑成一米高、一米宽的长城，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周半。

丹江口大坝的修建和陶岔渠首的修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基本工程，发生在20世纪的50到7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物资水平还很落后，机械化程度低，民工们劳动靠的是血肉之躯，靠的是一双手两个肩和一身力气，他们付出的劳动量不可计算。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当代的两位作家。一位是著名作家碧野，他本是中国作家协会驻会的专业作家，丹江口大坝工程上马后，他主动要求到丹江口深入生活，写出了长篇小说《丹凤朝阳》，这应该算是写南水北调工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在此期间，他还写出了后来收入中学课本的散文名篇《情满青山》，碧野最后落户湖北，成为我的同事与尊敬的老师，没再回

则是现代中国人在面对水资源分布不均这一自然挑战时，所展现出的智慧与创新。这项工程浩大繁复，跨越千山万水，将南方的丰沛水源引入北方干渴之地，惠及亿万民众。与“愚公移山”的寓言相比，“南水北调”更像是一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它基于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通过科学规划与技术创新，实现了水资源的合理调配与高效利用。

在科技正逐步重塑世界的当下，建筑平移技术已屡见不鲜，南水北调工程历经十年，累计调水高达765亿立方米，惠及人口超过1.85亿。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与无数人的辛勤付出。（周路）

六

2022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上马后，那些在中原大地，在燕赵大地和在京畿开挖千里长渠，修建为长渠配套的各种设施的建设者们，那些让长渠跨公路、过城市、穿黄河、越大野的劳动，比起20世纪中期近似原始的劳动，虽说多了现代机械的使用，但时间紧任务重质量要求高，而且长期坚守工地，那种付出也是巨大的。河南省水利一局南水北调方城6标项目经理陈建国，带领项目部的400余名专业人员和1000多名民工，奋战在7.55公里的渠道衬砌施工工地上。他们的标段地质条件复杂，有5.5公里的膨胀土、1公里的岩石段、1公里的淤泥带，施工困难。但他们创新施工，敢想敢闯敢干，发明了许多施工的新技术，使得工程进度领先，成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树立的标杆建设单位。标段刚开工时，陈建国要组建项目班子，修建施工营地，修建沿渠道路，招聘人员，组织机械设备进场，协调征迁与施工环境，每一项工作没他都不行。这期间，陈建国的大哥和母亲先后去世，亲人病重，他都未能回去看望，留下终生的遗憾。父亲75岁，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老家的兄嫂带着子女外出打工，爱人带孩子住在漯河，也没法照顾老公公。陈建国就把父亲接到工地上，给他办张饭卡，委托门卫帮忙照料。陈建国带着老父修干渠成为佳话，他被评为感动中原十大人物，获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入围2012感动中国人物。

在采风团过郑州时，我见到陈建国，黑瘦黑瘦的，我和他简单聊了聊，他沙哑着嗓子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后，他要在他建的渠道里装一瓶水，亲手洒在大哥和母亲的坟头，让长眠在地下的亲人也尝尝甘甜的丹江水；再陪父亲到北京去瞻仰毛主席，是毛主席当年提出南水北调的；他还要把爱人和儿子接到项目部，用引来的丹江水做茄汁面，一家四口坐在长渠旁，边吃茄汁面边看那一渠清水北去。

建设南水北调中线1277公里长渠的建设者和他们的亲人，包括陈建国和他的亲人，他们也是一渠清水向北的引水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国家共投资2200亿元，这是2002年正式开工后的投资。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2014年12月12日14时32分正式通水。为这一渠清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心智和汗水，甚至生命。喝到从丹江口水库流出来的优质甘甜的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的人们啊，请你们永远记住引水滋润北方的人们，还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让他们也记住。

创作谈

为给南水北调作出奉献的人们树碑

□刘益善

今年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我曾在南水北调中线正式通水之际，从北京团城湖出发，沿南水北调送水大渠溯流而上，行程1277公里，到达水源地丹江水库。我们走了北京、河北、河南三个省市，回到湖北。沿途我们参观、访问、考察，心中涌动着巨大的感动。北方严重缺水，喝的高氟水苦咸水，地下水接近枯竭，人民的生活与国家建设受到严重影响。一位伟人的一次构想，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国家的高额投资，千万人的流血流汗，他们无私的奉献，他们默默的牺牲，终于让一泓清泉流向北方，滋润了干渴的大地。如果说，当年北方有些枯黄暗淡，而今就是一片翠绿，这是因为有了生命之泉，这是因为有了从南方送来的水。

我是作家，到南水北调一线行走，我看到了那清凌凌的渠水滚滚向北，我想要歌颂所有为南水北调工程作出过奉献的人们。在水源地，亿万的人们为了让出水源，两个县沉入水底，几百万人离开故土，把几代人住过的村庄，把祖坟山都留下来，而移民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为了这一浩大工程，为了北方人民喝上清水水，有多少建设者日夜奋战在现场。我们的一些基层干部，为做好移民安置工作，而牺牲在岗位上。

我在这篇纪念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的文章中所写的，远远不是他们奉献的全部，这些为南水北调工程作出奉献的人，他们是要有更多的诗文来记录的。我在文章中写到的碧野先生，1960年为写丹江水库工程，从北京到湖北落户，深入丹江口大坝工地，担任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碧野先生历经数年，写出了长篇小说《丹凤朝阳》。丹江水库是为南水北调而建，碧野先生是第一个写南水北调的作家。我有点小荣幸的是，1977年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谢大一是由我带到碧野先生家的，因而先生答应稿子给百花文艺出版社。先生的小说题目是多么的洪亮阳光啊！丹江那一库清泉，像一只凤凰，朝向北方，朝向太阳，给北方带去吉祥幸福，带去南方永久的绿色。

我的这篇小文，只是与碧野先生写南水北调的应合。我们所有喝上南水北调大渠里的水的人，都要记住为这一工程作出奉献的人。1277公里的送水长渠，是一尊为南水北调作出奉献人的卧地纪念碑。

生的严峻局面。这些都是我参加中国作家南水北调工程采风活动了解到的情况。

我读到上面这些资料时，我决定要努力当一个节水的模范。

那年参加南水北调采风，过河北邢台，令我再次认识到水资源缺乏的可怕未来。邢台号称百泉之城，“环邢皆泉，遍野甘露溢，平地群泉涌”。但随着人口激增，城市规模扩大，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地下水过度使用，用水需求远远超过了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邢台地下水位每年以5至6米的速度下降。百泉断流了，地下水位已降至100米以下，到了危险的边缘。在一个叫狗头泉的公园里，我看到的只有开挖的黄土，没有看到泉水。在河北邯郸，我用电烧壶装了宾馆的自来水烧开水泡茶，一杯绿茶泡得不见了绿色，倒见了杯中不少浮沉物，茶喝到嘴里，味道极差。据介绍，北方有700万人在长期饮用高氟水与苦咸水。在整个采风的途中，我仿佛听到，中国北方在喊渴，北京在喊渴，天津在喊渴……中国北方的大地，在静夜里发出了声声呼唤：水！水！清泉水！我记得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大水荒：水资源大战与动荡的未来》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亟须重新思考水，因为水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

我国历来都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经过数十年的论证，几代人的努力，在100多种方案的基础上，2002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一幅南水北调的宏伟蓝图终于绘成。在长江的下游、中游、上游规划三个调水区，形成南水北调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路。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连接，构成了我国中西部地区水资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总体格局。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实施这一伟大工程，须举全党之力全民之力才能完成。这一伟大工程，吸引的眼光和牵动的神经可是整个中华民族啊！这也是惊动世界的一个辉煌举动。

二

我参加的采风团走的是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团城湖位于北京海淀区四季青镇玉泉村，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终点，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后，远涉1277公里而达的清波浩渺的水，进入容积127亿立方米的调节池，再根据需要分送至北京市内的各个水厂或存放在水库里。站在团城湖的明渠广场上，看着横卧在明渠终端一座石碑上镌刻的“南水北调”四个大字，我突然就有了一种亲切感。一股从长江汉水流过来的水，在扬起波浪，向我这个在长江汉水边长大的湖北老乡打招呼呢。

我们是从北京团城湖出发的，沿着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所经过的省份和城市南下。我想组织者这样的安排，其意深矣。我们迎难而上，去采访、拜谒、寻找源头。朱熹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南下朝拜给京津送水的源头。

南下，南下，我们走邢台，宿邯郸，过郑州，访邓州，跨河北河南两省，进入湖北地界，在第七天里到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丹江口市。在邢台，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穿城而过，我们看到建在干渠上六座设计风格各异的景观桥；在邢台市与沙河市交界处，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以倒虹吸式穿过南沙河。在邯郸，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与青兰高速公路连接线交叉，干渠以渡槽形式凌空而越。在郑州西30公里孤柏山湾处，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在这里由地面一下钻进黄河底部，然后从黄河北岸爬起来，与北去的明渠连接。这是南水北调中线的一个关键性工程，1277公里总干线的咽喉。南来的水不能与黄河水交叉，要保持水质的纯净，那就从黄河底下通过。穿黄工程全长19.3公里，穿黄隧洞为双线有压输水隧洞，内径7米，采用新型预应力复合衬砌结构，单洞长4250米。这一投资大、难度大，穿越大江大河的工程，历时5年才完成。

在邓州，我们听了邓州人民当年修建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渠首工程的介绍，然后再到鄖阳的陶岔，看了渠首大坝和闸后连通水源地丹江口水库的4.4公里引渠。最后，我们从邓州再往南20公里到达了丹江口市。

回到了湖北，我是要认真仔细地了解一下湖北人民给南水北调工程作了些什么贡献的。

湖北丹江口市，是丹江口水库的主要库区，也是核心水源区和大坝加高工程所在地。丹江口水库首期工程始于1958年，完成于1973年。首期工程，丹江口水库淹没湖北均县、鄖阳两座古县城，淹没耕地29.7万亩，移民安迁28.7万人。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后，丹江口水库大坝由160米加高到176.6米，再次淹没158.7平方公里，涉及十堰5个县市、29个乡镇，淹没耕地12.5万亩，移民安迁18.2万人。

数据表明，湖北人民为南水北调工程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巨大的贡献。我为我的乡亲们感到自豪和骄傲。

三

丹江口大坝位于湖北丹江口市境内的汉江干流与其支流丹江汇合口下游约800米处，大坝加至176.6米高后，坝顶长3442米，丹江口水库面积达1052平方公里，相应库容290.5亿立方米，总库容达339亿立方米。丹江口水库号称亚洲天池，是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中国重要的湿地保护区、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由汉江库区和丹江库区组成，秦岭山脉和神农架大山的溪水通过汉江支流汇入库区。长江水文局汉江水环境监测中心报告显示，丹江口水库水质良好，且有硬度低、溶解氧充足等优点。按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综合评估，是全国水质最好的大型水库之一，完全可以满足城市生活及工业用水的水质要求。

我站在丹江口水库的巍巍大坝上，面朝北方，眺望我们刚刚走过来的迢迢千里总干渠，那是数万建设者们精心打造的高标准混凝土浇筑的长河。这条蜿蜒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条全新长河，也许是可以与古长城媲美的工程。

我站在丹江口水库的巍巍大坝上，看到我脚底下那一库苍苍茫茫的清水，浩荡奔涌，深蓝如海，碧绿如镜，有一种肃然的感觉从心头升起。这里是源头，这里是起点，这一库生命之水从陶岔渠首大坝响起步，沿着一条混凝土浇筑的1277公里长河，向北流去。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了，那一渠清泉欢快地、袅娜地、坦荡地、活泼地、自信地、坚定地、深情地、爱意氤氲地、充满激情地向北流去。她与中原大地相拥，她与燕赵大地相拥，她与京津相拥，她用自己的身体，滋润中原滋润华北滋润京华。欢呼吧，跳跃吧，流泪吧，唱歌吧，写诗吧，怎么样歌颂怎么样庆祝都不为过。

流淌在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的水啊，是条舞动在五千年历史中的碧色龙，是条飘动在中华大地上的绿绸带，从此以

引水滋润北方的人

□刘益善



一

生长工作在千湖之省且有长江汉水流过的湖北，从来就没有过缺水的概念。早年看过张艺谋演的电影《老井》，才知道缺水地区人们的困窘。曾写过一篇千字文《节水模范贾平凹》，说老贾上完厕所后，只要旁边还有其他人，他都要别人也去上一次，他好一起冲水，免得浪费。我当时写这短文的心境，可能有一种揶揄，现在看来，自己不厚道。老贾的这种节约用水精神，是如今浪费水资源几近成水盲的人们的榜样，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中国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曾看过一个报道，全国600多个城市有半数以上属于联合国人居环境署评价标准中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干旱的北方，耕地面积占全国60%以上，人口占45%以上，但人均、亩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值的16%和14%，五分之一都不到。由于长期干旱缺水，不得不过度开发利用地表水、大量超采地下水、不合理占用农业和生态用水以及使用未经处理的污水，造成黄河下游断流频繁，淮河流域污染严重，海河流域基本处于“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和地下水严重超采、地质灾害随时可能产